

齐鲁

乡语谭

QILU XIANGYUTAN

山东教育出版社

山曼著

齐鲁

乡语

QILU XIANQING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山曼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齐鲁乡语谭

山 曼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mm×1092mm 16开本

印 张：11.75印张

插 页：3插页

字 数：178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28-58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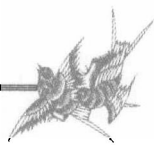
定 价：21.2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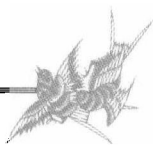
八陡的醋瓶	(1)
八抬大轿抬不动	(2)
扳不倒坐席	(3)
扳罾守店	(4)
半吊子与二百五	(5)
半斗麦子没推下面来	(6)
帮 腔	(7)
扁担开花	(8)
别拿着豆饽饽不当干粮	(9)
饽饽往肉里滚	(10)
不见兔子不放鹰	(11)
不死也得脱层皮	(12)
槽里有草饿不死驴	(13)
常穿长袍总能遇见亲家	(14)
车不动铃铛响	(15)
车破骡子老	(16)
车轴汉子	(17)
城门楼子上的家雀	(18)
吃一百个料豆不知道料腥味	(19)
赤脚陪不得穿鞋的	(20)
穿青的护黑的	(21)
船到了,锚也到了	(22)
船在坞里,人在铺里	(23)
辞了灶,年来到	(24)
打破沙锅墨到底	(25)
打铁看不出火候来	(26)
打枣杆子	(27)
大虫与小小虫	(28)



大缸撒油满地拣芝麻	(29)
大闺女攒芋头	(30)
大拉趄	(31)
大门不出,二门不入	(32)
大年五更死了个驴	(33)
大树底下好乘凉	(34)
大喜子妈妈吃面	(35)
倒驴不倒架子	(36)
到哪河脱哪脚	(37)
灯 官	(38)
地 包	(39)
豆腐掉在灰里	(40)
肚子疼怪不得灶神	(41)
断 囤	(42)
对台戏	(43)
耳朵不离割腿	(44)
二月二那碗糕	(45)
贩猪猪贱,贩羊羊贱	(46)
放长线钓大鱼	(47)
该在湾里,不在河上	(48)
干巧上不了花椒树	(49)
“赶不潮”与“打不潮”	(50)
隔层釜台不冒烟	(51)
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	(52)
给个棒槌当了针儿	(53)
跟着胡咧咧	(54)
耕耕耩耩下地看	(55)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56)
狗皮袜子	(57)
狗肉不上秤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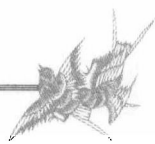
狗食碟子猫食碗	(59)
罐绳难扶	(60)
锅台后拾铲子	(61)
过了冬,年烘烘	(62)
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	(63)
海猫子落艖	(64)
嚎叨,嚎叨	(65)
好驴闲上三年,连斗糠也驮不上	(66)
黑瞎子掰包米	(67)
猴不上杆,多打几遍锣	(68)
猴吃芥末	(69)
黄瓜打驴	(70)
黄鼠狼去了尾巴	(71)
会当婆的两头瞒,不会当婆两头传	(72)
浑水摸鱼	(73)
火到猪头烂	(74)
火上房子了,还问挑甜水挑凉水	(75)
火烧麻子咬	(76)
鸡蛋核桃一揽数	(77)
鸡狗鹅鸭	(78)
鸡啦狗啦	(79)
鸡毛蒜皮与虾皮蟹盖	(80)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81)
姐夫好嫁,大鞋难做	(82)
疥疤子跳到脚背上	(83)
井水不犯河水	(84)
撇嘴骡子不值个驴钱	(85)
砍倒高粱,露出了茬子	(86)
看殡不怕殡大	(87)
看不上穷人吃碗小豆腐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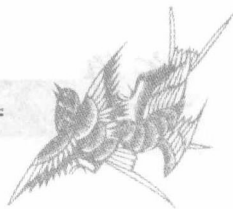
看你个个拗芒似的	(89)
扛着牌坊卖肉	(90)
可着钱吃面	(91)
筷子与箸笼	(92)
老八板	(93)
老婆呢糊窗	(94)
老鼠钻风箱	(95)
老头抽烟	(96)
姥爷好见舅舅难见	(97)
里是里,表是表	(98)
力巴头	(99)
临上轿现包脚	(100)
六十子张媳妇	(101)
驴不喝水,强按河里去了	(102)
乱葬岗发河水	(103)
没吃过死羊肉,还没看见活羊走	(104)
没盐短酱	(105)
没有金刚钻儿,别揽瓷器活儿	(106)
磨道里找驴蹄子印	(107)
哪壶不开提哪壶	(108)
南湾一个鳖	(109)
尿罐挂在酒榨上	(11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111)
扑灯蛾子与土鳖女婿	(112)
骑驴看唱本	(113)
起了个早五更,赶了个晚集	(114)
前有车后有辙	(115)
穷人碰上闰月年	(116)
蚰蜒看对了眼是条龙	(117)
缺了黄花不烧纸	(118)



三把韭菜两把葱	(119)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120)
三千龙眼	(121)
三眼枪打兔子	(122)
扫帚叉鳌头绪多	(123)
烧 包	(124)
烧火棍短强似手拨拉	(125)
勺子长到树上去了	(126)
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	(127)
十不全	(128)
是个碌碡,是个炮	(129)
手捏烂杏	(130)
说不清个子午	(131)
四梁八柱	(132)
送小姘	(133)
他那个胆晒干了有筐箩大	(134)
掏蛤螺摸蚬	(135)
挑肥拣瘦	(136)
跳在干枝上啁	(137)
土地佬拄胡秸	(138)
推火轮船儿	(139)
推完磨杀老驴	(140)
屋脊上开门,还要插棘针	(141)
武大郎贩海蜇	(142)
席上掉在炕上	(143)
先打个兔子别在腰里再说	(144)
乡里误了,城里也误了	(145)
小车不倒只管推	(146)
小葱拌豆腐	(147)
小鱼儿穿在大串上	(148)
新绑新绑带	(149)



新盆不如旧盆调面光	(150)
药罐子陪倒了柏木筓	(151)
一个萝卜一个窝儿	(152)
一跤磕到十字路口去了	(153)
一惊二撖	(154)
胰子与肥皂	(155)
有了锅上愁锅下	(156)
有事为什么不搭棚	(157)
又是秧歌又是戏	(158)
鱼掰鱼, 虾掰虾	(159)
与人不睦, 劝其盖屋	(160)
越着锅台上了炕	(161)
贼走抡担杖	(162)
扎 固	(163)
照着葫芦画瓢	(164)
正月不剃头	(165)
指桑骂槐	(166)
指山卖磨	(167)
猪八戒夹着半刀火纸	(168)
拽着根儿烧蔓菁	(169)
拽着笼头耍驴	(170)
拽着猫尾巴上炕	(171)
装模作样	(172)
总得有个铭旌	(173)
走到马圈岗, 想起他二姨来了	(174)
走了葫芦不卖油	(175)
嘴笨得像个棉裤腰	(176)
做菜得个汤儿	(177)
做官当老爷	(178)
穆子换大米	(179)
后 记	(180)



八陡的醋瓶

在方言词汇家族中,有这样特别的一类:流行地区很狭窄,外地人听了,莫名其妙;在本乡本土,其表现力几乎无可替代,形象、幽默,妙在其中。

这一类词汇,多以地方上的某人、某事、某物为依据,最为当地人所钟情。这里所说的就是其中一例。在博山一带,人们提起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就说:“他呀,那可是八陡的醋瓶——好嘴儿呀!”这话表面上是不褒不贬的,细细品味,多少总带些个讽刺成分;而含带多少讽刺成分,又得听说话人的口气,书面表达显得软弱无力。

博山自古产陶瓷,产品种类很多,村镇产品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在很长的岁月里,八陡镇生产的醋瓶被公认为名产。小小醋瓶在陶瓷行业中算不得名品大件重头货,但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油盐酱醋茶五事当中却占了一个位置。旧日的醋瓶为细密陶质,外面挂一层釉子,有一斤(容量)、二斤等品种。形状为敞口,缩颈,胆形鼓腹。敞口俗称“流儿”,便于装盛,也便于倾倒;缩颈,在倾倒时成为细流,易于把握,而且,在缩细的颈儿上拴绳,与敞口配合,做个提绳,极为方便;鼓腹自然是为了多盛些醋汁,但在无意间也使这个粗瓷物件增加了美感。不管是哪家造的醋瓶,以上数点都无大的区别,区别只在要紧的一点地方。

使用醋瓶的人都知道,不好的醋瓶毛病多出在嘴(即缩颈部分)上。装了醋以后,要在嘴上堵一个塞子,要是嘴子不好,不仅在打醋的路上会有抛撒,打回来放在厨房里,还会跑风走味长霉。若能得到一只有好嘴的醋瓶,这一切麻烦即刻化为乌有,这对经常与醋瓶打交道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体。

八陡镇所产醋瓶不透不漏,得到用户首肯,因此有了这句俗语。如今,陶制醋瓶早被玻璃制品所替代,但这句话还在当年产醋瓶的地方流传。我很关心的事是:能不能找几只八陡从前所产醋瓶——那肯定可以在民俗博物馆中陈列。



八抬大轿抬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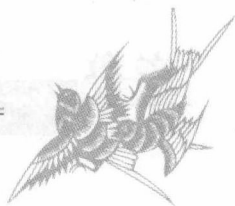
有一个人要拿架子,要他出山他不出,讲什么优惠条件都不动心,最后说:“你不用说了,就是八抬大轿来抬我,我也不去。”别人评论他时,也说“那人铁了心,八抬大轿抬不动”。

轿子在旧时是常见的交通工具,形制大小,装饰繁简,有很大的不同。从最简单的二人抬小轿,到用四人抬的大轿,林林总总,就像如今大街上跑着的轿车一样,有各种牌子、各种档次。八人抬的大轿,平常地方和平常日子就很难见到了。这八抬大轿,原本都是官轿。轿中就坐一个人,原本用不着八个人来抬,用八个人不是因为轿子重,完全是因为要摆那与众不同的气派。这种轿子做得十分宽大,两个轿杆之间,能够从从容容地安排四个轿夫,前后一共八个人,两个轿杆间绑扎“H”形轿杠,四个抬轿的人各自一手扶轿杆,一手扶轿杠,步调一致,悠悠起落,使坐轿子的人又舒服,又气派。

这种八抬大官轿本来只有够级别的大官才坐得,布衣百姓坐这种轿子是“违制”行为,上边怪罪下来是了不得的。但是,后来有了例外,民间举行迎娶仪式时,官准可以坐八抬大轿,新娘子可以仿宫中服饰,着凤冠霞帔,新郎可以冠带披红。因此,俗称婚娶为“小登科”。

虽然有这样的规矩,一般人家并没有财力办这样的喜事,真正用八抬大轿娶媳妇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娶亲之日,与八抬大轿配套的,是全副仪仗执事,前面大锣开道,连“回避”、“肃静”的大牌都一如官样。随轿行动的,还有鼓吹与细乐。到婆家所在村庄时,先用鼓吹响乐造声势,进村以后,鼓吹暂停,丝竹细乐奏起。和着音乐节拍,轿夫们使出练就的本领,进三步退两步地缓缓而行,像流水波浪一般,颤得轿子起起落落。这样娶过来的媳妇,自己也很知道自己的身份,日后在婆家发生口角,她会理直气壮地说:“是我跑到你们家来的吗?是你们八抬大轿抬我来的呀!”

这种种情景,被乡中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融入俗语之后,语义稍稍外延,所指不限于坐过八抬大轿的正配夫人。比如几个人合作一件事情,另有人不邀自来,大家心中略有不快,但还是容纳了他。不料这人却是个不知趣的,做起事来指手画脚,动辄又说怎样怎样我就不干了。众人忍不住时就说:“你要走便走,本来是你自己跑过来,又不是我们八抬大轿抬你来的!”又比如有人不愿接受别人邀请,拿稳了架子说硬话:“你那个庙安不下我这个神,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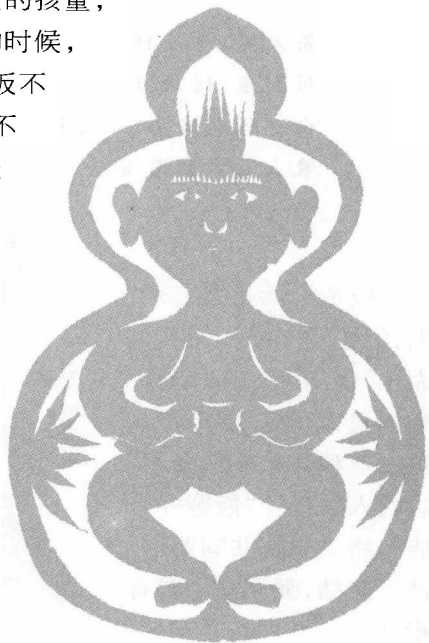


扳不倒坐席

北方流行一种纸与泥合璧的玩具，头轻脚重，底部为半圆形，按捺使倒下，因重力作用，几度仰合，终又立起，俗称“扳不倒”。多数地方将这一玩具做成儿童模样，也有的做成老翁形象，则名“不倒翁”。考察源流，这件玩具古已有之。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载：“卢连举不第，赋《酒胡子》长篇以寓意，序曰：‘巡觞之胡，旋转由人。’今谓之不倒翁，又谓之劝酒胡。”可见这一种玩具，在唐代就有了。当时作为胡人模样，放在酒席桌上，按捺为戏，扳倒之后，令它旋转，复起立定，面向谁就该谁饮酒。从那时到现在，这件常常引人发笑的玩具流行不衰，其“不倒”已成铁打的事实。

在生活中，无论将“扳不倒”做成可爱的孩童，还是做成老翁，当其被扳倒而仰合不定的时候，都会给人带来欢笑。但在另一种场合，“扳不倒”被比做一类人的时候，其形象往往就不够光彩。古人王定保，显然是在讽刺某些人的，如“巡觞之胡”那样“旋转由人”；大画家齐白石曾画“不倒翁”，题诗比拟那些随风变脸的官僚。

在民间，“扳不倒”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是摇摆不定的洋相。被邀赴宴，是隆重的事情，在宴席上必得有礼有节，才称得上稳重；若行为如“扳不倒”一样轻浮，是要惹人笑话的。因此，遇到不放心某人去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人们会摇摇头说：“他呀，‘扳不倒’坐席——不是那个稳当客！”



扳罾守店

山东黄河、大运河沿岸和微山、东平等湖区都有一种古称为“罾”的捕鱼网具。这种网,用木杆或竹竿做成一个三角架,顶端留出丫口,架在近水的岸边,将一根长杆放置在丫口上,一端伸向水面,一面方形的网,四角用四根小杆撑起,杆顶合总系扎在长杆近水一端,使网沉入水中。长杆另一端通向岸边,渔人借助支架,按时将长杆下压,使网高出水面取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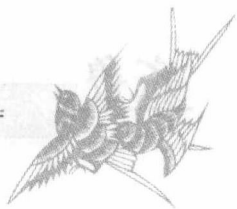
在东平湖,安设罾网,名为“架网”,使网浮出水面的动作叫做“扳”,用这种网具捕鱼就称做“扳鱼”,网具随之有俗名叫做“扳网”。守着扳网的渔人,兴致高时会唱一段渔歌,其词曰:

架大网,撑长杆,
扳鲤鱼,网白链。
白送到大安山(湖边码头),
装上大车到泰安。

.....

扳鱼的活儿看起来悠闲,但起网间隔时间不可太短,也不可太长,要静坐等候,不可随便走开。这一点和开着一爿商店的人一样。“扳罾守店”,将二事的共同要求做了总结,强调做事要有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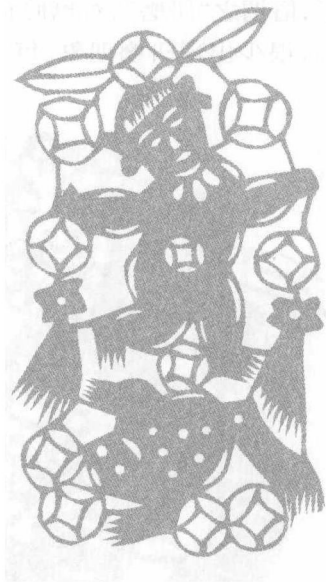




半吊子与二百五

铜铸钱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聪明的人老早看透了,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東西,他们称爱财如命的人是浑身铜臭气;为了使用和贮存方便,从秦朝到清朝,最为流行的都是那种圆形而中间有一个方孔的铜钱,史称“方孔钱”,人们戏呼为“孔方兄”,老百姓将那方孔叫做“钱眼”,说财迷是“钻进钱眼出不来的人”。明清两代,按本朝定制官铸铜钱,为与前代铜钱相区别,方孔钱又有“制钱”之名。一个方孔钱本来叫做“一枚”,后来因为称钱面文字为“文”,转称一枚钱为“一文钱”,这便是“一文不名”用语的来历。各朝都铸过“当十大钱”,形制比普通的方孔钱略大,因此又有“大钱”、“小钱”之分,也有了“一个大钱不值”及“说大话,使小钱”的用语。

携带方孔钱,以绳索穿成串。山东民间年画中有一幅《摇钱树》,画的是一棵大树长满成串的方孔钱,其生活依据就是平日多见的钱串子。一串钱,或叫做“一贯”,或称为“一串”,山东最流行的叫法是“一吊”。一吊钱共一千文,数目不算很大,但在平民百姓眼中也算一笔可观的钱财了。若只有半吊钱,不上不下,派不成大用项,谁也瞧不上它了。用这五百文——半吊来比喻人,所指是不通事理的人、技艺不精的人、做事不仔细的人,人人都不爱有这样的坏名声。若半吊的一半,只有二百五十文,自然更下一等。起先,可能有“半吊子”、“二百五”两种说法,但成为流行语之后,觉得意思差不多,合二为一,“半吊子”与“二百五”所表达的内容已无区别,可以换用了。



常在市集上看到,买主与卖主论价,到了 250 这个数目,双方都会主动退让,或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总要避开这个不雅的“二百五”。乡语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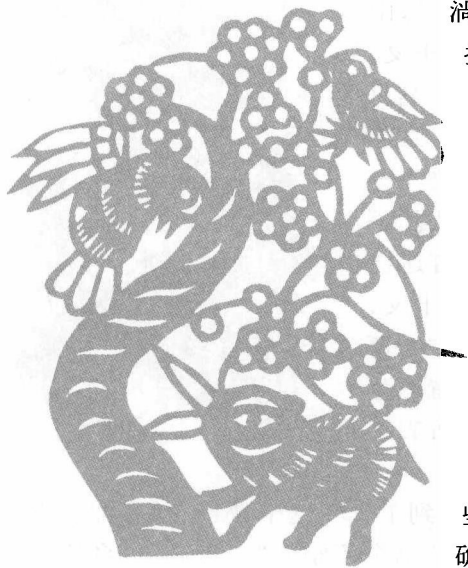
半斗麦子没推下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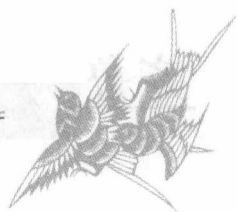
将粮食加工成粉,传统的工具是石磨,以后改用机器,将旧名称加在新工具上,叫做“机磨”。石磨与机磨的交替期,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70年代大体完成。到80年代,石磨全部出局,有的地方用被废弃的石磨铺成一条很长的石板路,很有一点儿沧桑感。众多的石磨说明,当年这用具是如何地普及于千家万户。

使用石磨有许多注意事项,也形成相关风俗。石磨有上下两部分,俗称为“磨起子”;上起与下起之间,叫做“磨膛”;两起之间下面的一周,叫“磨口”。粮粒由上起的“磨眼”流入磨膛,在磨膛中磨碎,由磨口淌出。无论是在推磨过程中,还是一次推磨工作完成以后,磨膛里是不可空着的,不慎空了,俗谓之“研磨”,对磨膛齿沟伤害甚大。所以,用磨的人于此等处特别留心,很少出现研磨现象。每次推磨结束,总要留些皮屑在磨膛中,这叫做“压

磨底”。下次再推磨,加进粮食,先由磨口淌下的,是上一次留下的“磨底”(即那一批皮屑)，“磨底”淌尽,才见本次推下的新粮。“磨底”的皮屑不多,一小会儿就淌完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违反这常识的,当然会被视为怪事。半斗麦子都由磨眼里流下去了,还没见磨口淌面,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事情。

因此,“半斗麦子没推下面来”,所表示的是对于费工费料而不见成效现象的质疑,意思是“根本不可能”。语气间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只有那些推过磨的人,才能够领会这用语的准确和有趣。





帮腔

某甲与某乙论争什么事情,正在难分难解之际,某丙开言支持某甲,此时某乙便会用警告的口吻对某丙说:“我们两个人的事,不用你来帮腔!”在这里“帮腔”一语是带着轻蔑味道的。“帮腔”之所以成为贬词,是因为这个用语来自民间说唱艺人,而旧社会,民间说唱艺人是受歧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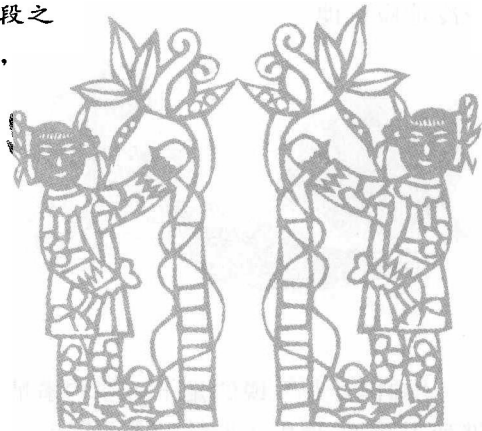
从前有一种民间演唱形式,叫做“莲花落”。最初是乞丐向人要钱时所唱歌曲,以竹板伴奏。后来发展为“彩唱莲花落”,唱时仍然敲竹板,但演员化妆,有了故事情节。北方普遍称唱莲花落为“落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烟台将曲艺表演场所统称为“落子园”。此时演员一律为女角。

20世纪30年代,李家瑞先生在《北平俗曲略》中详细记录了莲花落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演莲花落不称唱而称打。打莲花落,音调很是简单。起初都是唱一小段杂词,唱到“剪断荒言书归正”,或是“……表不着”,或是“上场交代开书段”,才转入正文,乐器就用乞丐用的竹节板,不过加多到三四份,都是旁人代打。演者唱到一段之末,打者和之以“哎哩,留莲花呀,啣呀,留莲花”等此,谓之帮腔。

这便是“帮腔”一语的来源。

若是现在,“帮腔”也是堂堂正正的演员,这名称怎么也不会成为贬义词。但在当时,唱莲花落的人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帮腔”更是等而下之,责人“帮腔”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扁担开花

扁担曾是最常用的运输工具,有挑扁担与抬扁担两类。“肩挑人抬”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其间,挑扁担使用尤其普遍。

用两条拴着“夹矩儿”的绳子与扁担配套,上山砍柴拾草或下地收获庄稼,打成两捆,插上扁担挑运回家,这种情形几乎随处可见。

长途贩运,做一对木框,系上四条绳,名为“挑挂子”。整桩货物,摆在“挑挂子”上就可以了;若货物零散,再配一对“挑筐”,将“挑筐”放在“挑挂子”上,一样能够收拾得不丢不漏。

许多肩挑小贩与游乡手艺人,都用一条扁担来挑货摊,如卖豆腐的、卖青菜的、油匠、货郎、卖糖果的、剃头的,俗谓之“担子”、“挑子”。菏泽穆李村世代有捏面人的艺人,挑着担子四方游艺,走遍全国,甚至将担子挑到国外。

生活中多见的物事,也往往多见于乡语,扁担与担子也不例外。

从前串乡为人剃头的匠人所挑的担子,一头是工具箱,一头是铜质面盆,面盆下生着火盆,温水为顾客洗头。看惯了这场景的人,造出一个歇后语:“剃头挑子——一头热”,形容一个人一厢情愿赶趁另一个人,人家却只冷冷地应付他。



两个人发生争执,各持一端,竟至于动手打架,最后到村中长者面前评理。长者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斥责一个,转身又斥责另一个。比之于县官断案是“各打四十大板”,更贴近乡人生活的说法则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扁担开花”,说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树木砍倒,做成扁担,使用多年,早就死了性子,哪里还能够发芽、长叶、开花!